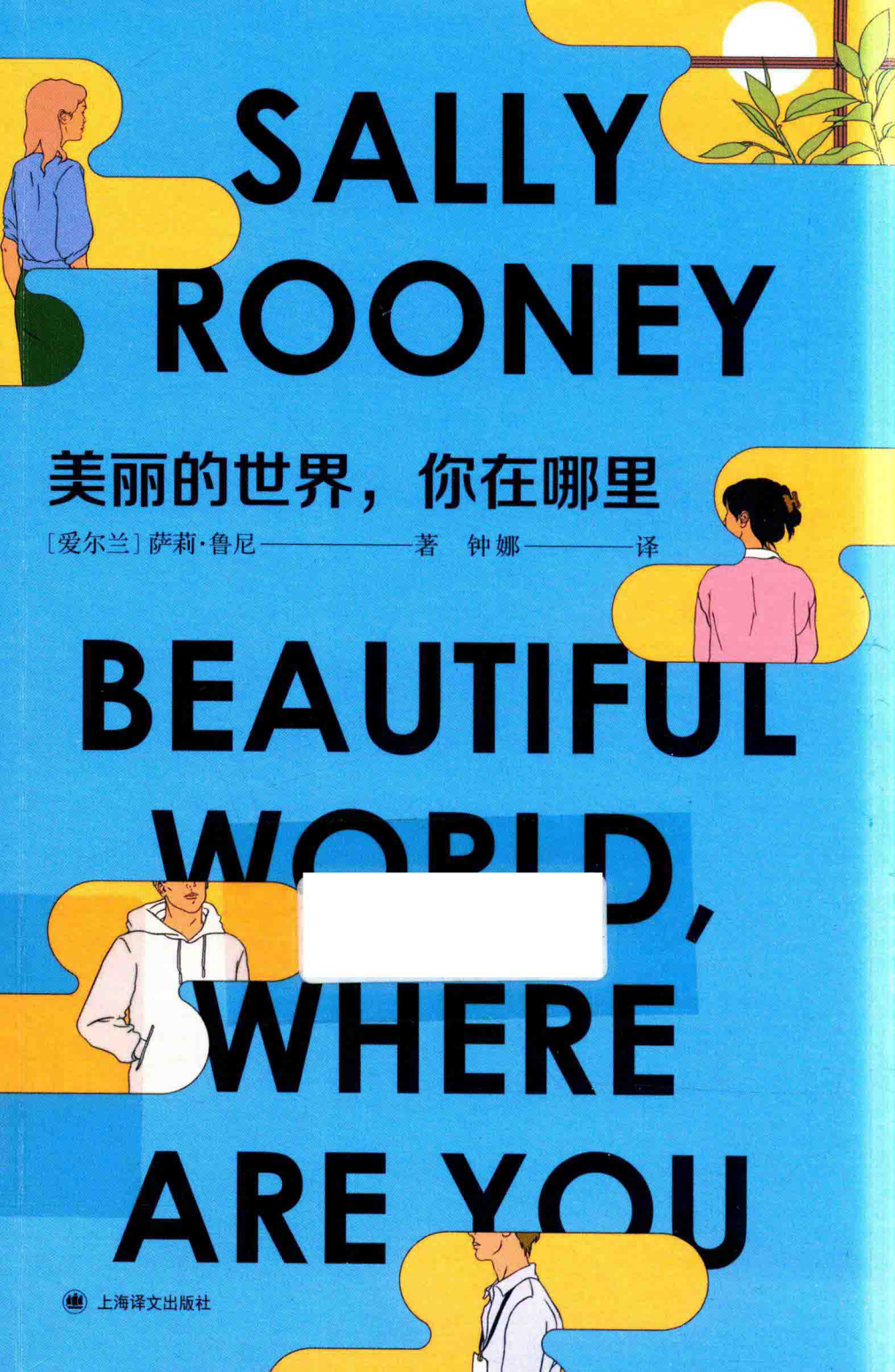

SALLY
ROONEY
美丽的世界，你在哪里
[爱尔兰]萨莉·鲁尼——著　钟娜——译
BEAUTIFUL
WORLD,
WHERE
ARE YOU
上海译文出版社

[爱尔兰] 萨莉·鲁尼 ——— 著　　钟娜 ——— 译

SALLY ROONEY

美丽的世界，你在哪里

BEAUTIFUL WORLD,
WHERE ARE YOU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Sally Rooney
Beautiful World, Where Are You
Copyright © 2021, Sally Rooney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22, Archipel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21-8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的世界,你在哪里/(爱尔兰)萨莉·鲁尼(Sally Rooney)著;钟娜译.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22.5

书名原文:Beautiful World, Where Are You
ISBN 978-7-5327-9022-7

Ⅰ.①美… Ⅱ.①萨… ②钟… Ⅲ.①长篇小说-爱尔兰-现代 Ⅳ.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2)第 037559 号

美丽的世界,你在哪里
[爱尔兰]萨莉·鲁尼 著 钟娜 译
特约策划/彭伦 郭歌 责任编辑/徐珏 装帧设计/一亩幻想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B 座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9.5 插页 2 字数 154,000
2022 年 6 月第 1 版 202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00,001—3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9022-7/Ⅰ·5608
定价:6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512-68180628

美丽的世界，你在哪里

一

一个女人坐在一家酒店的酒吧里，注视着门口。她穿着整洁，一件白衬衫，浅色头发别在耳后。她扫了眼手机屏幕，上面显示着一个聊天界面，然后重新看向门口。这是三月末的一天，酒吧里很安静，在她右侧窗外，大西洋之上，太阳刚刚开始下沉。现在是七点零四分，然后是七点零五，零六。她短暂地检查了一下手指甲，看上去不是很感兴趣。七点零八分，门口进来一个男人。他身形瘦削，深色头发，窄脸。他环顾四周，目光扫过其他顾客的脸，然后拿出手机，查看屏幕。窗边的女人看见他了，但她只是注视着他，没有特意做什么引起他注意。他们看上去年纪相当，二十八九或三十出头。她任由他站在那里，直到他看到她，走了过来。

你是艾丽丝？他问。

没错，她答道。

好，我是费利克斯。抱歉我迟到了。

她用温和的语气答道：没关系。他问她想喝什么，然后去吧台点单。女服务生问他最近如何，他答道：还行吧，你呢？他点了一杯伏特加汤力水、一品脱杯的拉格啤酒。他没等回到桌边，就把那瓶汤力水倒进伏特加杯中，手腕动作利落熟练。女人坐在桌边等他，手指轻轻叩击啤酒垫。这个男人进来后，她的举止变

得更警觉，也更生动了。她此刻看向窗外的夕阳，仿佛对它兴趣盎然，尽管此前她并未关注它。男人回到桌边，把酒放下，洒了一滴啤酒，她看着它从他的玻璃杯侧飞快地滚落下来。

你之前说你刚搬过来，是吗？他问。

她点点头，啜了一口酒，舔了舔上唇。

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问。

什么意思？

我是说，没什么人会搬过来，一般来讲。大家都是从这儿搬走，这个更常见。你该不是为了工作搬过来的吧？

噢。不，不算是。

他们的目光短暂交接，可以确定，他在等她进一步解释。她神情闪烁，仿佛在下决心，最后她微微一笑，有点随意，仿佛心照不宣的样子。

这个嘛，我刚好打算搬家，她说，然后听人说城外有栋房子——我有个朋友认识房东。他们好像一直想卖掉，最后决定在找到买家前先把它租出去。总之，我觉得在海边住着挺好的。这个决定可能的确有点心血来潮。所以——但来龙去脉就是这样，没别的原因了。

他边喝酒边听她说话。讲到最后，她似乎变得有点紧张，主要体现在说话有些气短，脸上露出自嘲的神情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的表演，然后放下酒杯。

好吧，他说，你之前住都柏林是吗？

各种地方都待过。我在纽约住过一阵。我是都柏林人，我应

该跟你说过。但我去年刚从纽约回来。

那你如今在这儿准备干吗呢？找工作什么的？

她顿了顿。他微微一笑，向后靠在座位上，依然注视着她。

不好意思，我问题有点多，他说，我还是有些不明白。

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不过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不太擅长回答问题。

那好，你是做什么的？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了。

她对他回以微笑，笑容紧绷。我是个作家，她说，要不你说说你是做什么的？

唉，没有你的职业那么特别。我很好奇你写什么，不过我就不问了。我在城外一间仓库上班。

做什么？

嗯，做什么，他镇静地重复道，把包裹从货架上拿下来，放到手推车里，再推到前面去打包。没什么意思。

那你不喜欢这份工作咯？

老天，当然不了，他说，我他妈恨死那地方了。但没人会雇我去做我喜欢的事，不是吗？上班就是这么回事，它要是真那么好，免费你都愿意。

她微微一笑，说那倒没错。窗外天空暗了下来，房车停车场那头的灯亮了起来：户外灯散发着清冷的白光，橱窗里则是暖调的黄光。服务生从吧台后出来，用抹布擦拭空桌。这个叫艾丽丝的女人盯着她看了几秒，然后看向男人。

这里的人喜欢玩什么？她问道。

跟别的地方没啥两样。附近几家酒吧。巴利纳那边有家夜店，开车大概二十分钟。当然了，还有游乐园，不过主要是孩子玩的。我猜你在这儿暂时还没什么朋友吧？

你应该是我搬过来后第一个聊上天的人。

他扬起眉毛。你很害羞吗？他问。

你说呢。

他们看向彼此。她现在看上去不紧张了，但有些疏离，他的目光在她脸上移动，仿佛试图得出什么结论。一两秒过去，最后他似乎认为自己没有成功。

我觉得你可能有点，他说。

她问他住哪儿，他说他和朋友合租一栋房子，就在附近。他看向窗外，说从他们坐的地方几乎能看到那个小区，就在房车停车场过去一点点。他俯身靠近桌子，指给她看，然后说外面现在毕竟太黑了。反正就在那头，他说。他凑近她时，他们四目相对。她将视线落到腿上，他坐回原位，似乎忍住一丝笑意。她问他父母是不是也住在本地。他说他母亲去年去世了，至于他父亲在哪儿，只有“上帝知道”。

当然了，他可能就在戈尔韦什么的，他补充道，他又不可能跑到阿根廷之类的地方。不过我有好多年没见过他了。

听说你母亲去世了我很难过，她说。

嗯，谢谢。

我其实也有一阵没见过我父亲了。他——他不是很靠谱。

费利克斯从酒杯上抬起眼来。哦？他酗酒吗？

嗯。而且他——你懂的，他爱编故事。

费利克斯点点头。我以为那是你的工作，他说。

她听后脸很明显地红了，他似乎吃了一惊，甚至有点警觉。很好笑，她说，不提了。你要再来一杯吗？

他们喝完第二杯酒后，又各自要了一杯。他问她有没有兄弟姐妹，她说她有个弟弟。他说他也有个兄弟。第三杯快喝完时，艾丽丝的脸泛起粉色，双眼发亮，透出醉意。费利克斯看起来和刚进酒吧时一模一样，举止和语调没有任何变化。艾丽丝的视线逐渐在四下游走，对周遭表现出更涣散的兴趣，他对她却越来越警觉专注。她摇晃着空杯子里的冰块，自娱自乐。

你想来我家看看吗？她问道，我一直很想向谁炫耀，可是没有人可以邀请。当然，我会请我朋友过来。但他们都不在一处。

在纽约。

大部分在都柏林。

你家在哪儿？他问，走路能到吗？

当然可以。事实上我们只能走路。我不能开车，你行吗？

现在不行。而且我也不能冒这个险。不过我有驾照。

你有是吧，她喃喃道，真浪漫。你是想再来一杯，还是咱们现在就走？

他对着自己皱眉，或许因为她的问题，或许因为她提问的方式，或许是“浪漫”这个词。她正埋着头在手提包里翻找什么。

行，咱们走吧，没问题，他说。

她站起来，开始穿外套，是一件米色单排扣防水风衣。他看

着她挽起袖口，使两边对称。站着他其实只比她高一点。

有多远？他问。

她冲他打趣地笑了笑。后悔了吗？她问，你要是累得不想走了，随时可以抛下我回去，我习惯了。我是说，那条路我走惯了。不是说我习惯被人抛下。当然后者也有可能，不过我不会跟陌生人坦白这种事。

对此他没有作答，只是点点头，脸上略显阴沉，带着忍耐的神色，仿佛在和她聊了一两个小时后，他注意到她容易话多，还喜欢表现得很“风趣”，并决定对此视而不见。离开时他和女服务生道了晚安。艾丽丝露出诧异的神色，回过头仿佛想再看她一眼。等他们走上人行道后，她问他是不是认识那个女人。海浪在他们身后拍打堤岸，碎成悦耳的轻响，空气很凉。

在那儿上班的那个女孩儿？费利克斯说，对，我认识她。希妮德。怎么了？

她肯定好奇你为什么会在那儿跟我聊天。

费利克斯用不带任何情绪的语气答道：我敢说她心里有数。咱们往哪儿走？

艾丽丝双手揣进风衣口袋，朝山坡上走去。她似乎从他的语气中读出某种挑衅甚至否认，而它不仅没能让她退缩，反倒让她的决心更加坚定。

怎么，你经常在那里和女人见面吗？她问。

他需要加快步伐才能跟上她。他答道：这个问题问得很怪。

是吗？我想我的确是个怪人。

我在那里见人和你有关系吗？他问。

你的事都跟我无关，这是自然的。我只是好奇。

他似乎想了想她的话，然后以安静一些、不那么肯定的语气答道：对，但我不觉得这关你什么事。几秒后他补充道：是你提议去那家酒店的。你别忘了。我并不怎么去那里。所以，我不会经常在那里见人。行了吧？

行啊，没事儿。我之所以好奇，是因为你说吧台的那个女孩儿会对我们为什么在那里“心里有数”。

好吧，我是说她会以为我们在约会，他说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

虽然艾丽丝没有转过来看他，她的脸上却露出前所未有的兴趣，或者说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兴趣。你不介意认识的人看见你和陌生人约会吗？她问。

你是说因为这个有点尴尬之类的？不，我不介意。

他们顺着沿海公路朝着艾丽丝家走去，路上聊着费利克斯的社交生活，更准确地说，是艾丽丝对此提出很多问题，他斟酌后作答，为了盖过海的响声，两人的音量都比之前大很多。他没有对她的问题表示诧异，轻松地给出回答，但都不是特别长，也没有提供任何多余信息。他说他主要和上学及上班时结识的人往来。这两个圈子有一定重合。他没问她任何问题，或许因为之前她回答问题时有所保留，也或许他对她已经失去了兴趣。

到了，她终于说道。

哪儿？

她拉开一扇小白门的门闩，说：这里。他停下脚步，看向房

子，它就立在一个带坡的绿色花园之上。窗户没亮灯，看不清房子正面的细节，但他的表情说明他知道他们在哪儿。

你住在教区神父的房子里？他问。

哦，我不知道你认识这里。不然我在酒吧就跟你说了，我没有故弄玄虚的意思。

她开着门等他进来，他跟在她后面，视线依然停留在房子旁边的雕塑上，它凌驾于他们之上，面朝大海。身侧，暗绿的花园在风中窸窣有声。她步履轻盈地走到小径尽头，在手提包里找房门钥匙。能听见钥匙在包的某处作响，但她好像还没找到。他站在原地，一言不发。她为耽误的时间道了歉，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，照亮包的内部，为房前的阶梯投下清冷的灰光。他把手插在口袋里，找到了，她说。然后她开了门。

进屋后是一个很大的门厅，红黑相间的地砖。头顶悬着一盏大理石条纹的玻璃顶灯，靠墙立着一张细长的桌子，上面摆了一只水獭木雕。她把钥匙扔到桌上，迅速地扫了一眼墙上挂的昏暗斑驳的镜子。

你一个人租这里？他问。

我知道，它确实太大了，她说，而且光暖气就要花好多钱。但它很不错，不是吗？他们甚至都不收我租金。要不要去厨房？我这就去开暖气。

他跟着她沿着门厅来到一间大厨房，一边是整体橱柜，一边是餐桌。水槽上方开了一扇窗，面朝后花园。他站在门口，她在橱柜里找东西。她转过身看向他。

你如果想坐可以先坐，她说，但要是想站也完全可以。想喝杯红酒吗？酒的话，我这里只有红酒。不过我准备先喝杯水。

你是写什么的？如果你是作家的话。

她转过身，有点困惑。如果我是的话？她说，你该不会觉得我在撒谎吧。我要是撒谎的话会编一个更好的职业的。我是小说家。写书的。

你靠写书挣钱？

她似乎察觉到这个问题蕴含的全新意义，又扫了他一眼，然后继续倒水。没错，她说。他继续看着她，然后在桌边坐下。椅子上垫了细纹毛呢坐垫。一切看上去都很干净。他用食指尖揉了揉光滑的桌布。她在他面前放了一杯水，然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下。

你之前进来过吗？她问，既然你知道这栋房子。

没来过，我知道它是因为我从小在镇上长大。我一直不知道里面住的是谁。

我对他们知道得也很少。是一对年长夫妇。妻子是艺术家，我记得。

他点点头，没说什么。

你要是感兴趣，我可以带你转转，她补充道。

他还是没说话，这次甚至连头都没点。她看上去没有为此感到不安；仿佛它验证了她心中的某种想法，当她再次开口时，她的语气依然干巴巴的，几乎带着嘲弄的口气。

你肯定觉得我一个人住在这儿脑子有问题，她说。

免费住？少开玩笑了，你要是不住才有病，他答道。他满不

在乎地打了个哈欠，向窗外望去，确切地说是看向窗户，因为天已经黑了，玻璃上只映出房间内部。我有些好奇，你这儿一共有多少间房？他问。

四间。

你的在哪儿？

面对这个唐突的问题，她起初没有抬眼，而是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水杯，几秒后才抬头直视他。楼上，她说，都在楼上。你想去看看吗？

好极了，他说。

他们从桌边起身。二楼楼梯平台上铺了一张缀着灰色流苏的土耳其地毯。艾丽丝推开她的卧室门，打开一盏小小的落地灯。左手边是一张大双人床，裸露的木地板，靠墙的一边用青玉色的砖砌了一个壁炉。右手边，一扇推拉窗面朝大海，望向黑暗。费利克斯转到窗边，凑近玻璃，身影遮住了反射的灯光。

白天从这儿看出去肯定不错，他说。

艾丽丝依然站在门边。对，很美，她说，傍晚的时候其实更美。

他从窗边转过身来，审视的目光扫过房间的其他部分，艾丽丝注视着他。

很不错啊，他总结道，相当不错的房间。你准备在这儿写本书吗？

我尽量吧。

你的书是讲什么的？

哦，我不知道，她说，关于人吧。

有点模糊啊。你写什么样的人，你这样的？

她平静地看着他，仿佛在告诉他：她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，或许她甚至会让他赢，只要他遵守游戏规则。

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她问。

她波澜不惊的样子似乎让他不安，他发出一声短促尖锐的笑声。好吧，好吧，他说，我才认识你几个小时，我还没想好。

希望你想好了跟我说。

可能吧。

她一动不动地在房间里站了几秒钟，他又转了转，假装四处打量。他们此时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尽管两人都说不出他们是怎么知道的。她公允地等他四下张望完，直到最后，他或许再也没有气力拖延那不可避免的结局，于是向她道谢告辞。她陪他走下楼梯，没完全下去。她站在台阶上，看他走出门。这种事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他们事后都觉得很糟，但谁都不确定这一晚为什么以失败告终。她独自一人，在楼梯上停留了片刻，回头看向楼梯平台。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卧室门没关，透过扶手栏杆，能看到一块白墙。

二

亲爱的艾琳。你太久没回我的上一封邮件，以至于我现在——你肯定想不到——在收到你回信前已经又开始给你写信了。但我不得不说，我现在积累了太多素材，等到你回信时，我都快把它们给忘了。你知道的，和你通信让我得以把握生活、记录生活，从而保存我在这个正在速朽的星球上的经历，否则它几乎一文不值，或者就是一文不值的……以上这段主要是想让你因为尚未回信而负疚，从而确保我这次能尽早收到你的回复。话说回来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，既然你没在回我邮件？别跟我说你在上班。

光是想着你在都柏林要交的租金就让我头大。你知道它现在比巴黎还贵吗？另外，恕我直言，都柏林缺的就是巴黎有的东西。其一，都柏林是平的，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地形上，因此一切都不得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发生。其他城市有地铁网络提供纵深，还有陡峭山坡或摩天大厦带来高度，而都柏林只有低矮的灰楼和沿街穿行的轻轨。而且和欧陆城市不同，它没有庭院也没有楼顶花园，它们起码切分了表面——即使海拔上没有增添起伏，起码感知上带来了变化。你以前想过这点吗？可能哪怕你没思考过，潜意识里也注意到了。在都柏林，你很难升到极高，也很难降到极低，你很难迷路或与他人分散，很难获得不同的视角。你或许觉得这是一种民主的城市组织方式——它让一切面对面地发生，我是说，